



海天名家书系

世纪风铃文丛

林非主编

王充闾著

一生爱好是天然下



海天出版社

海天名家书系

世纪风格文丛

策划：旷 昕

主 编：林 非

一生 爱好是天然 下

王充闾 著

I-26
3255.2

海天出版社

五岳还留一岳思



有一回，我们游览医巫闾山风景区，在感到十分餍足的同时，却又产生一种意兴阑珊的味道。我分析，这可能与那种沿着东路、中路、南路、北路，“按图索骥”，一览无遗的游观方法有关。

那年游扬州瘦西湖也是这么走的：经绿杨村、红园，过大虹桥，至徐园、小金山，到钓鱼台、五亭桥，北折上蜀岗，登平山堂、观音山，犹如展开一幅秀丽的山水画卷，逢景必驻，巨细无遗。当时也曾感到很充实，甚至叹为“观止”；但是，待我们登上瓜州渡开往镇江的客轮，一位诗友却略带倦意地吟了两句唐诗：“北畔是山南畔海，只堪图画不堪行。”是不是他也觉得这种“满堂灌”的游法，实在是又累又乏味呢？

反过来，对于绍兴的鉴湖，我们却是挂肚牵肠，时萦梦寐。那年，我们游了禹陵、沈园、东湖和兰亭，因为时

间有限，“烟波一棹镜湖湾”的愿望落了空，只是远远地望了一下，既没有实地观察到“人在镜中，舟行画里”的丽景，也未曾领略到“鉴湖水如月”、“鉴湖五月凉”的妙境，实在有负于李白、杜甫这两位诗仙、诗圣，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空白，等着后日去填补。按说，鉴湖的景观是无法与瘦西湖相比的，可是，它却能挑起“何日更重游”的绵绵思绪。我觉得，这里有一种心理作用，主要是它留下了悬念。

有的哲学家说：“充满希望的旅游比到达目的地好。”人们对于已经占有、已经实现的事物，不及对于正在追求、若明若暗、可然可否的事物那样关心。张恨水的两句诗：“凡所难求皆绝好，及至如愿又平常”，反映了这种心态。往古来今，有谁未曾从不断的追求中获得快慰呢！

清初“四明四子”之一的郑南谿，写过一部《纪游集》，为自己起了个“五岳游人”的雅号。实际上，他只游了泰、华、恒、嵩四岳，有意识地留下南岳衡山未去。“我不尽游者”，他说，“留此一岳付之余生梦想耳”。我们那次游黄山，就是受了这位郑老先生的点化，在海拔均达一千八百米以上的三大主峰中，只登了天都峰、光明顶，留下莲花峰作为“余生梦想”。这样，至今我对黄山还抱有一种朦胧的追求，总想找个机会重游一次。

二

同旅游一样，为文作画也应该讲究留有余地，不可太满太露。记得过去看过一幅题为《我的手最干净》的艺术摄影。作者意在表现儿童们爱整洁、讲文明的崭新风貌，但他没有去拍摄一群天真活泼的儿童如何洗手洗脸，讲究卫生，甚至画面上连一张娃娃的笑脸也没展现；而是别具匠心地摄下一双双高高举起的令人喜爱的白胖小手，正在雀跃地接受卫生值班员的检查。简单的画面包含着丰富的意蕴，留给人们广阔的想象余地。在这里，读者想到的要比看到的多得多。

同样，白石老人的画虾，也表现了这位艺术大师的无比高明。他并没有像一些平庸的画匠那样，纤细无遗地将大虾腹下的节足一一描出。从外表上看，似乎形体不全，朦胧不显。可是，虾的动态、虾的神韵却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画面上的生物景象，而且还感受到一种亲切、开朗的，使人感发奋起的愉悦情绪，一种春天般的、对生活充满肯定与热爱的心态。

这使我想到中国艺术传统那么讲究、那么强调的所谓“象外之旨”、“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其中奥秘，我觉得就在于以不全求全，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其要旨，仍然

是要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想象余地。

在这方面，唐代的张彦远说得十分透彻：“夫画物，特忌形象彩章历历具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于了。”后人把这种“了”与“不了”的辩证法奉为绘事秘宝。元代的饶自然在《绘宗十二忌》中，更把满幅填塞，不给欣赏者以想象余地的画法列为首忌。

为文也是一样，切忌过直过露，过粘过满。清代剧论家李渔说：“大约即不如离，近不如远，和盘托出，不若使人想象于无穷耳。”美国现代作家海明威说得更加形象、生动，他把文学创作比作漂浮在大洋上的冰山，形诸文字的，好似冰山露出水面部分，不过八分之一；而作品中的蕴含，如同冰山没在水下部分，要达到八分之七，这要靠读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和思考去加以补充。作家的本事就在于实现艺术形象的有限性与艺术内容的无限广阔性的完美统一。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篇古代的著名短文。晋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深情怀念惨遭杀害的亡友嵇康、吕安。一次，路过嵇康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于是，写成了《思旧赋》。文字非常含蓄、简练，除了小序，正文只有十二句。鲁迅先生在纪念被反动势力杀

害的柔石、白莽等五位作家时曾谈到：“年轻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鲁迅的这段文字也写得非常含蓄、简练。它们都令人反复思索，回味无穷。我想，假如当日向子期或者鲁迅先生，临文嗟悼，哓哓不休，不仅无助于感染力的增强，反而会冲淡那怀人愤世的浓烈的感情色彩。

三

这里，确实有个实际效果问题。美国大作家马克·吐温讲过这样一个例子：“有个礼拜天，我到礼拜堂去，适逢一位传教士，在那里用令人哀怜的语言，讲述非洲传教士的苦难生活。当他说了五分钟后，我马上决定对这件有意义的事情捐助五十元；当他接着讲了十分钟后，我决定把捐助数目减至二十五元；当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讲了半个小时，我又在心里减至五元。最后，当他又讲了一个小时，拿起钵子向听众求助，我已经不想捐助，甚至要从钵子里拿走两块钱。”

五分钟的讲述，留给作家大量的想象余地，这里面自然要加上作家平日所听到的关于非洲传教士的凄苦生活的感受，所以，立刻得到了深切的同情；而在超过了一两个

小时后，作家的想象余地早已排除净尽，剩下的惟有对于他们“宣传”、“敛财”的反感。这使我联想到古人说的“大成若缺”、“过犹不及”的至理名言。凡事都要讲度，超过了这个“度”就会走向反面。我们通常讲的艺术与技能的熟练，无非是说恰到好处，能纵能收，善于控制。

德国艺术理论家、剧作家莱辛认为，造型艺术家对待人物表情的描绘要有控制，不宜“选取情节发展中的顶点”，要“避免描绘激情顶点的顷刻”。这自然仅是从审美需要考虑的。但是，这种“不到顶点”的主张，也揭示了艺术的普遍规律。

正如莱辛所言：“到了顶点就到了止境，眼睛就不能朝更远的地方看，想象就被捆住了翅膀。”对于这段论述，我国著名美学家王朝闻有一段透辟的解说：“作为艺术创作的形态——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本身，都不能没有一定意义的顶点（高潮）。然而它对人们在感受上的反映，最富于魅力的，经得起挑剔的，不是矛盾解决，而是矛盾接近解决的那一环节。为了避免观众感到意味索然的一览无余，艺术家不作兴选取和突出这样经不起反复欣赏的环节。”

与这个道理相通，我国古代诗人也提出：“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盛开的鲜花意味着飘零衰败，熟透的果实面临着腐烂发酵，月盈则亏，水满则溢，登上

泰山极顶后再往前走就是下坡路了。世间万事万物，无不
在一定条件下向自己的对立方面转化。

当然，莱辛讲的“到了顶点就到了止境，眼睛就不能
朝更远的地方看”，也和一个人的胸襟、器度有直接关系。
从前，抚顶高尔山的一座凉亭上有这样一副楹联：“到此
已穷千里目，何须更上一层楼。”满足现状，不思进取，
眼睛自然也不想看得更远。而清代的鄂容安的对联则是：
“到此已穷千里目，谁知才上一层楼。”换了三个字，境界
全新。同样是登上顶端，但由于把它看作是新的里程的开
始，眼界与追求便迥然有异。

古人说：“天道忌全，人情忌满。”原来，这里有很深
的学问。

寄情濠上

—

从小我就很喜欢庄子。这里面并不包含着什么价值判断，当时只是觉得那个古怪的老头儿很有趣儿，是个名副其实的“故事大王”。他笔下的老鹰、井蛙、蚂蚁、多脚虫、龟呀、蛇呀，都是我们日常所能接触的，里面却寓有深刻的人生哲理。他富有人情味，渴望普通人的快乐，有一颗平常心，令人于尊崇之外还感到几分亲切。尽管两千多年过去了，可是，当你打开《庄子》一书，仍会觉得一个鲜活的血肉丰满的形象赫然站在眼前。

庄子把身心自由看得高于一切。他瘦成了“槁项黄馘”，穿着打了补丁的“大布之衣”，靠编织草鞋来维持生计，住在“穷间陋巷”之中；可是，在精神上却是富有的，万物情趣化，生命艺术化。他厌恶官场，终其一生只做过一小段“漆园吏”这样的芝麻官。除了辩论，除了钓鱼，除了说梦谈玄，每天里似乎没有太多的事情可干。一

有空儿就四出闲游，“乘物以游心”，或者以文会友，谈论一些不着边际的看似无稽、看似平常却又富有深刻蕴涵的话题。

一天，庄子和他的朋友惠施一同在濠水的桥上闲游，随便谈论一些感兴趣的事儿。这时，水中一队白鱼晃着尾巴游了过来。庄子说：“你看，这些白鱼出来从从容容地游水，这是鱼的快乐呀！”惠施不以为然地说：“你并不是鱼，怎么会知道它们的快乐呢？”庄子回问一句：“那你也不是我呀，你怎么会知道我不晓得鱼的快乐呢？”惠施说：“我不是你，当然不会知道你了；你本来就不是鱼，那你不会知道鱼的快乐，理由是很充足的了。”庄子说：“那我们就要刨刨根儿了。既然你说‘你怎么知道它们的快乐’，说明你已经知道我晓得了它们，只是问我从哪里知道的。从哪里知道的呢？我是从濠水之上知道的。”

还有一次，庄子正在濮水边上悠闲地钓鱼，忽然，身旁来了两位楚王的使者。他们毕恭毕敬地对庄子说：“我们国王想要烦劳先生执掌国家大事，特意派遣我们前来请您。”庄子听了，依旧手把钓竿，连看他们都没有看一眼，说出的话也好像答非所问：“我听说，你们楚国保存着一只神龟，它已经死去三千年了。你们的国王无比地珍视它，用丝巾包裹着，盛放在精美的竹器里，供养于庙堂之

上。现在，你们帮我分析一下：从这只神龟的角度来看，它是情愿死了以后被人把骨头珍藏起来，供奉于庙堂之上呢？还是更愿意像普通的龟那样，在泥塘里快快活活地摇头摆尾地随便爬呢？”两位使者不假思索地同声答道：“它当然愿意活着在泥塘里拖着尾巴爬了。”庄子说：“那么，两位就请回吧。我还是要好好地活着，继续在泥塘里拖着尾巴爬的。”

你看，庄子就是这样，善于借助习闻惯见的一些“生活琐事”来表述其深刻的思想。他的视听言动，以及人生观、价值观，都在《庄子》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露。虽说“寓言十九”，但都切近他的“诗化人生”，活灵活现地画出了一个超拔不羁、向往精神自由的哲人形象，映现出纵情适意、淡泊无求的情怀。就这方面来说，这两段记述是颇有代表性的。后来，人们就把它概括为“濠梁之思”、“濠濮间想”。

二

据唐人成玄英的《庄子》注疏，濠梁在淮南钟离郡，这里有庄子的墓地，后人还建了濠梁观鱼台。其地在今安徽凤阳临淮关附近。去岁秋初，因事道经凤阳，我乘便向

东道主提出了寻访庄、惠濠梁观鱼遗址的要求，想通过体味两位古代哲人观鱼论辩的逸趣，实地感受一番别有会心的“濠濮间想”。

没料到，这番心思竟引发了他们的愕然惊叹。他们先问一句：“可曾到过明皇陵和中都城？”看我摇了摇头，便说，这两大名城胜迹都在“濠梁观鱼”附近，失之交臂，未免可惜。看得出来朋友们的意思：抛开巍峨壮观、享誉中外的风景热线不看，却偏偏寄情濠上，去寻找那类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岂不是“怪哉，怪哉！”为了不辜负他们的隆情盛意，首先安排半天时间，看了这两处明代的古迹。

原来，凤阳乃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乡，又是他的龙兴故地。因此，在这里随处可见这位“濠州真人”的龙爪留痕。最显眼的要算两处工程浩巨的“皇帝项目”：一是中都城，一是朱元璋为其父母修建的皇陵。朱元璋登基第二年，就拍板定案，要在家乡凤阳建都，六年时间动用民夫、工匠、兵士数十万人，耗费资财无数。由于四方怨声载道，谋臣一再进谏，为了不致激起民变，才以“劳费”为由被迫中止。经过六百多年的沧桑变化，城池、宫阙已经多半倾圮。皇陵历时九年建成。于今，主体建筑不见了，只剩下位于神道两侧长达二百五十多米的石雕群像基本保存完好，刻工精细，壮

丽森严，表现了明初强盛时期的恢弘气魄和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

历史留给后人的，毕竟只是创造的成果，而不是血泪交进的创造过程。尽管当时的异化劳动是非人的，但异化劳动的成果却可以是动人的。在这里，劳动者创造的辉煌昭昭地展现出来，而辉煌的背后却掩饰了反动统治者的暴政与凶残的手段。作为文物，自有其不朽价值；可是，就个人兴趣和思想感情来说，我却觉得黯然无味。

对于朱元璋，我一向没有好感。这当然和他是一个阴险毒辣、残酷无情的政治角色有直接关系。他在位三十一年间，先后兴动几起大狱，牵连了无数文武臣僚，被诛杀者不下四五万人。大案之外，与他共同开基创业并身居显位的一代功臣名将，或被明令处置，或遭暗中毒害，除了主动交出兵权首先告老还家的信国公汤和等个别人，其余的都没有得到善终。

明朝开国功臣许多都是朱元璋的同乡，他们来自淮西，出身寒苦，后来饱尝胜利果实，构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庞大的勋贵集团。这些能征惯战、功高震主的开国勋戚，自幼羁身戎幕，出入卒伍之间，一意血战疆场，没有接受知识文化、研习经史的条件。尽管靠近庄子的濠梁观鱼台，但我敢断言，不会有谁关注过什么“濠濮间想”，

也不可能懂得庄子讲的“膏火自煎”（油膏引燃了火，结果反将自己烧干）、“山木自寇”（山木做成斧柄，反转过来砍伐自己）的道理。他们的头脑都十分简单，最后在政治黑幕中扮演了人生最惨痛的悲剧角色，照旧也是懵里懵懂，糊里糊涂。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楚王听说庄子是个贤才，便用重金聘他为相。庄子却对使者说：“你看到过祭祀用的牛吗？平日给它披上华美的衣饰，喂的是上好的草料，等到祭祀时就送进太庙，作为牺牲把它宰掉。到那时候，牛即使后悔，想作个孤弱的小猪崽，还能做得到吗？”历史是既成的事实，不便假设，也无法假设；但后来者不妨作某些猜想。假如那些身居高位，享禄万钟，最后惨遭刑戮的明初开国功臣，有机会读到庄子的这番话，那又该是怎样一种滋味涌上心头呢？

皇城与濠上，相去不远，却划开了瑰伟与平凡、荣华与萧索、有为与无为、威加海内与潇洒出尘的界限，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蕴与情趣。遥想洪武当年，金碧辉煌的皇陵、帝都，该是何等壮观，何等气派。与之相较，庄子的濠上荒台，冢边蔓草，却显得寂寞清寒，荒凉破败，而且恍兮忽兮，似有若无。但是，就其思想价值的深邃和美学意蕴的丰厚来说，二者也许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尽

管当地朋友一再说，两千多年过去了，时移事异，陵谷变迁，有关庄子的遗迹怕是什么也没有了，看了难免失望，可是，我却仍然寄情濠上。

三

我觉得，作为一种艺术精神，它的生命力是恒久的。庄子的思想，也包括“濠濮间想”之类的意绪，属于隐型文化，它与物质文明不同。它的魅力恰恰在于能够超越物象形迹，不受时空限隔。比如庄、惠濠梁观鱼的论辩中所提出的问题，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实际上却涉及到认识方法、逻辑思维、艺术哲学、审美观念等多方面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把两位大哲学家的情怀、观念和性格特征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惠施是庄子最亲密的朋友，也是他的最大的论敌。论才学，庄、惠可说是旗鼓相当，两个人有些思想也相近；但就个性、气质与价值取向来说，却是大相径庭的。因此，他们走到一处，就要争辩不已，抬起杠来没完。一部《庄子》，记下了许多直接或间接批驳惠子的话。但是，由于他们是“对事不对人”的，因而，并未妨碍他们成为真诚的朋友。惠子病逝，庄子前往送葬，

凄然叹息说：“先生这一死，我再也没有可以配合的对手了，再也没有能够对话的人了！”他感到无限的悲凉，孤寂。

当然，他们的分歧与矛盾还是特别鲜明的。《庄子·秋水》篇记下了这样一个故事：惠子做了梁国的宰相，庄子打算去看望他。有人便告诉惠子：“庄子此行，看来是要取代你老先生的相位啊。”惠子听了很害怕，就在国内连续花了三天三夜搜寻庄子。到了第四天，庄子却主动前来求见，对惠子说：南方有一种鸟叫鹓鶵，它从南海飞到北海，一路上不是梧桐不栖止，不是竹实不去吃，没有甘泉它不饮。当时飞过来一只猫头鹰，嘴里叼着一只腐烂的老鼠，现出沾沾自喜的样子。忽然发现鹓鶵在它的上方飞过，吓得惊叫起来，惟恐这只腐鼠被它夺去。现在，你是不是也为怕我夺取你的相位而惊叫呢？

另据《淮南子·齐俗训》记载，一次，庄子在孟诸垂钓，恰好惠子从这里经过，从车百乘，声势甚为煊赫。庄子看了，十分反感，便连自己所钓的鱼都嫌多了，一齐抛到水里。表现了他“不为轩冕肆志”，对当权者飞扬之势的轻蔑态度。

由于庄子高踞于精神之巅来俯瞰滚滚红尘，因而能够看轻俗人之所重，也能看重一般人之所轻。他追求一种